

# 後子

## 沉浮記

○黃忠利/著  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傻子沉浮记

○黃忠利/著

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I253/145

书名:傻子沉浮记  
作者:黄忠利  
出版发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  
经销:各地新华书店  
印刷:南昌市印刷四厂  
开本:850×1168mm 1/32  
印张:9.375  
字数:22万  
版次:199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印数:1—8000  
定 价:12.00元

ISBN7-80579-813-3/I·669

---

邮政编码: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1992年作者与年广九(左)在芜湖

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：

“农村改革初期，安徽出了个‘傻子瓜子’问题。当时许多人不舒服，说他赚了一百万，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，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，得不偿失。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，影响改革的全局。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，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。当然，随着实践的发展，该完善的完善，该修补的修补，但总的要坚定不移。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，就是不要变，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。有了这一条，中国就大有希望。”

# 前　　言

“傻子”是“瓜子大王”年广九的绰号。从普通老百姓到中央领导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。一个不识字的个体经营者，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为何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？在江城芜湖，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评价反差又是如此的巨大：褒他的，说他推动了整个瓜子行业的发展，把小小的瓜子，甚至是把个体经济提高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水平；贬他的，则说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文盲、流氓加法盲！这个从社会底层的小贩一跃而成为“百万富翁”的“傻子”，真是一位颇带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人物。

笔者前后历经三载，搜集整理资料，对熟悉“傻子”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进行采访，同他本人一次又一次长时间交谈，在此基础上，创作了《傻子沉浮记》。

“傻子”，这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冒出来的复杂人物，精明、敏锐、坚韧、胆大、粗犷，敢闯、敢冒、要强，而又刁钻、蒙昧，冲动、好斗、暴躁。对其，笔者既不美化，也不丑化，尽最大可能将他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让读者阅读之后自己去品味，去思考。由于每个人的命运都必然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，这位“市场经济的冲浪者”的大起大落，有其自身的原因，也有社会的因素，读者可以从他走过的一段漫长、曲折、坎坷，成功而又多难的创业道路上，去寻觅、去审视历史与现实的缩影，从中获得一些启迪。

# 目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前 言 .....               | ( 1 )  |
| 1. 傻子、老傻子、小傻子 .....     | ( 1 )  |
| 2. 八根金条买不走 .....        | ( 4 )  |
| 3. 学徒生涯 .....           | ( 7 )  |
| 4. 十五块与一千五百块 .....      | ( 11 ) |
| 5. 年广九同乙(意) .....       | ( 15 ) |
| 6. 两间旧屋做新房 .....        | ( 18 ) |
| 7. “不冒点风险,怎能赚大钱?” ..... | ( 22 ) |
| 8. 磅山贩梨 .....           | ( 26 ) |
| 9. “太狠了,鬼也不上门!” .....   | ( 29 ) |
| 10. 荒诞的年代 .....         | ( 32 ) |
| 11. 耐人寻味的对话 .....       | ( 35 ) |
| 12. “咱们脚底板擦油,溜!” .....  | ( 38 ) |
| 13. 水果小贩炒起了瓜子 .....     | ( 41 ) |
| 14. 熊老头之死 .....         | ( 44 ) |
| 15. 大病一场 .....          | ( 47 ) |
| 16. “人,得讲良心!” .....     | ( 50 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17. | 除夕的前夜          | (53)  |
| 18. | 一段弯路           | (56)  |
| 19. | 长途贩运违法         | (59)  |
| 20. | 离婚             | (62)  |
| 21. | “对，就叫‘傻子瓜子’！”  | (65)  |
| 22. | “你小子想砸我的招牌呀？”  | (68)  |
| 23. | 副市长驾到          | (73)  |
| 24. | 大降价            | (76)  |
| 25. | 一炮打响           | (79)  |
| 26. | 少一两，罚一斤！       | (83)  |
| 27. | 一骂二打三开除        | (86)  |
| 28. | 该奖则奖           | (89)  |
| 29. | “我全养了！”        | (92)  |
| 30. | 两位不速之客         | (96)  |
| 31. | 生意场上无父子        | (99)  |
| 32. | 父子情深           | (102) |
| 33. | 钱有气味           | (105) |
| 34. | 向大上海进军         | (109) |
| 35. | “我年广九不该错怪好人！”  | (112) |
| 36. | 不要动他           | (115) |
| 37. | 调包计            | (118) |
| 38. | 小顺子            | (121) |
| 39. | “迟分还不如早分！”     | (125) |
| 40. | “出了傻子为什么不用起来？” | (129) |
| 41. | 见到了省委书记        | (132) |
| 42. | 省委书记的复信        | (135) |
| 43. | 再次给省委书记的信      | (139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44. | 两种意见 .....         | (142) |
| 45. | 大 .....            | (145) |
| 46. | 三请陈恒庸 .....        | (148) |
| 47. | 招工 .....           | (151) |
| 48. | 尽职尽心 .....         | (154) |
| 49. | “你不要乱插嘴!”.....     | (157) |
| 50. | 办法不同 .....         | (160) |
| 51. | 生意经 .....          | (164) |
| 52. | “把他给我捆起来!”.....    | (167) |
| 53. | “九”字的一勾没勾上去 .....  | (170) |
| 54. | 也有很有涵养的时候 .....    | (174) |
| 55. | “他是总经理?”.....      | (177) |
| 56. | 一等奖——菲亚特小汽车 .....  | (180) |
| 57. | 夭折 .....           | (184) |
| 58. | “你以为我们真是傻子?”.....  | (188) |
| 59. | 一场大官司(1)——查封 ..... | (191) |
| 60. | 一场大官司(2)——败诉 ..... | (195) |
| 61. | 一本存折 .....         | (198) |
| 62. | 罚款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元 .....  | (202) |
| 63. | 睡 .....            | (205) |
| 64. | 思过 .....           | (209) |
| 65. | 想起了熊桂芝 .....       | (213) |
| 66. | 辩护词 .....          | (217) |
| 67. | 抗诉书 .....          | (231) |
| 68. | 二号文件 .....         | (236) |
| 69. | 撤回抗诉 .....         | (238) |
| 70. | 出狱 .....           | (23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7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一套白色西装        | ..... | (244) |
| 7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“太太,你还不回家?”   | ..... | (247) |
| 7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“我支持你!”       | ..... | (251) |
| 7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面对四名持刀歹徒      | ..... | (254) |
| 7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吉州宾馆的晚宴       | ..... | (258) |
| 7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吃蟹            | ..... | (262) |
| 77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“江西这一炮一定要打响!” | ..... | (266) |
| 7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小李子           | ..... | (269) |
| 79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又要加两百万        | ..... | (273) |
| 80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粒粒瓜子寄深情       | ..... | (277) |
| <b>附录一:蚌埠市中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</b>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(279) |
| <b>附录二: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</b>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(285) |

# 傻子、老傻子、小傻子

具有独特风味的“傻子瓜子”是年广九创制出来的，可“傻子”这个绰号，从年广九父辈就开始叫了。

年广九的父母，原是淮北怀远县的贫苦农民。1937年，日本鬼子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，他们为躲避兵乱，逃到芜湖，住在华兴街20号两间破破烂烂的草房里。为了谋生，年广九的父亲卖起了水果。他衣衫褴褛，模样儿傻，做生意也傻。每天到水果行，老板批发给他多少就多少，而且不像别的水果小贩常与老板争分量争单价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：每天赚到刚够一家人填饱肚子和二两酒钱就立即收摊。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好笑：“天底下哪有这号做生意的，真是个傻子！”

傻子傻子的叫顺溜了，而他的大名——“年名取”反而渐渐地被人忘记了。那些同他一起卖水果的小贩，后来竟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他的名字。

也许“傻”人自有“傻”人福，水果行的老板看他老实巴脚，不像别的小贩那样刁滑，倒觉得他不错，反倒不让他吃亏。傻子也想得开，每天收摊之后，一定要花上五分钱去澡塘子的大池里泡个澡，然后回家就着几粒花生米或一根青蒜或一条嫩黄瓜，捏起小酒盅喝二两最便宜的高粱酒。这是他一天最舒坦的时候，一边喝着酒一

边哼着“拉魂腔”<sup>①</sup>:

我陈士夺，  
听罢戏，饭馆去，  
弄了四两老酒喝，  
炒了一荤一个素，  
又吃上几个大馍馍，  
酒足饭饱真高兴呵，  
又到那赌博场里去带几盒，  
头一盒输了一吊伍，  
第二盒输了二吊多，  
疼得我士夺直跺脚！  
回家吧、回家吧，  
俺老婆在家等着我，  
我一奔大道走下去……

年名取天天哼的都是这一段。兴许唱词里陈士夺赌博输了钱很心疼，使他认识到赌钱对人的危害，所以他向来不去赌场。要说大赌没有钱，而小赌他也从不去沾边。要不然，恐怕他连每天的二两酒也喝不上。

转眼到了1939年。这年大雪纷飞的一天，年广九在草屋里“呱呱”坠地了。接生婆恭过喜，要父亲给孩子取个名，年名取想了半天也未想出来，急得直挠头。躺在床上的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：

---

<sup>①</sup> 拉魂腔：泗州戏的俗称，戏曲剧种，起源于泗州（州治，在今安徽泗县），流行于淮河两岸。

“没得这么巧的，他大<sup>①</sup>今年三十九，他又是三九天生的。三九，三九，就叫三九子吧！”

小名有了，那大名呢？年名取说：“三九子按家谱是‘广’字辈，叫……叫年广酒！”

酒是他天天离不了的心爱之物，因而他取了这个“酒”。只因酒的笔画太多，还是写成了三九子的九。

华兴街的穷苦人多。穷人对穷街坊还是关心的，傻子家生了个儿子，当然要去看看。他们拍着三九子的小脸蛋说：“哟，这小傻子长得怪像老傻子哩！”后来，没有人叫年广九的大名，都喊他“小傻子”。

1958年秋末的一天，年名取洗完澡回到家，同家里人坐在一起吃晚饭。酒自然是少不了的，年广九替他斟了满满一盅，他叫儿子也倒上一盅。年广九诧异地望了父亲一眼，心里想：以前大从来不让我喝酒，今个是怎么了？老子的话又不能不听，便给自己倒了小半盅。

年名取端起酒，嘴里说着：“喝，喝……”盅里的酒未喝完，就过去了。年广九和他母亲简直不敢相信：方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

老傻子去世后，小傻子自然升格为傻子。以后年广九结了婚，有了几个儿子，“小傻子”又成了他们的绰号——不论他们情愿与否。父亲叫“傻子”，儿子理应是“小傻子”嘛！

---

① 大：淮北一带的人，把父亲叫大，读如达。

## (2)

# 八根金条买不走

年广九的童年是很悲惨、凄凉的。

家里穷，穷得连老鼠都不愿“光顾”，所以拿不出钱供他去读书。不能进学校读书受教育不说，从七岁起他就开始分担家庭的生活重担。他拣垃圾、拾烟头，帮搬运工推车，还提篮叫卖，做小生意。

1947年初夏的一天，年广九又上街拾烟头。到了傍晚，他又累又渴又饿，走到陡门巷时，实在走不动了，便一屁股坐在一家公馆门前的台阶上。

年广九正想躺下来睡一会儿，门突然开了，走出来一位身穿绸子旗袍的阔太太。太太看着他，问道：

“你是哪家的孩子？”

年广九一仰脸说：“我是‘傻子’的儿子！”

太太“扑哧”一笑：“傻子的儿子？你父亲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摆水果摊的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拾香烟头。”

太太弯下腰，对年广九左端详右端详。年广九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心里说：“你看吧，看吧，让你看个够！”

这位太太是这家公馆的老爷的二姨太，嫁过来好几年了没有生养。她很想抱养一个儿子，老了好有个依靠。今日老爷不在家，

刚才她想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打开门见有一男孩坐在门口，心里不由得嘀咕道：“莫非老天爷可怜我，让这个孩子送上门？”问了几句之后，她想：孩子的父亲是摆小摊子的，家里不会富裕，若是我送些钱给他家，这孩子或许就会成为我的养子！于是太太不打算出门了，又弯着腰对年广九说：

“孩子，到屋里去坐好吗？我拿汽水给你喝。”

汽水？我还没喝过哩！年广九点点头，随太太进了屋。太太叫佣人吴妈拿出一瓶汽水，打开盖子递给年广九。

这是上海“正广和”汽水，没有喝就闻到一股清香。年广九的嘴干得发涩，对着瓶口咕嘟咕嘟地喝起来。啊！真好喝，像一股甜美的泉水，滋润心田，立觉通身凉爽。年广九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饮料。

太太等他喝完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年广九的一对小眼睛眨了几下：“你问我住在哪里干啥？”

吴妈笑道：“嗨，还怕我们知道呀？你不要怕，我们不会到你家摸东西的。”

“我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，送给你都不会要！”

太太说：“孩子，我是想把你父亲请来……”

“叫我大干啥？”

“商议让你读书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年广九心想：让我读书？我遇到了好人？那得要我大来！便把住址告诉了太太。

太太吩咐吴妈，喊部三轮车，去把年广九的父亲接来。

一会儿工夫，年名取被吴妈带进客厅。太太一面让座，一面叫人泡茶。年名取不知是不是三九子惹了什么事，正纳闷儿，太太笑吟吟地对他说道：

“你儿子很机灵，挺逗人喜爱，你怎么叫他去拾烟头呢？”

“唉，”年名取说，“家里穷，没法子呀！”

太太走进内间，拿出几十枚银元，往年名取面前一放：“这些钱，你先拿着……”

年名取慌忙站起来：“太太，这怎么行呢？这怎么行呢？”

“你坐下，坐下。你听我讲：我看这孩子很机灵，成天拾烟头，不要耽误他的前程吗？若是送给我做儿子，我供他读书，保证让他吃得饱穿得好。”

年名取这才明白这位太太想买他的儿子。他望着面前的明晃晃的银元，心里想：孩子他妈病在床上没钱治，有了这些“袁大头”，还怕没有买药的钱？……可俺就三九子这么一个儿子，怎能卖给人家呢？想到这里，他撩起补丁叠补丁的小褂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婉言拒绝：“太太，俺们穷人家的孩子命穷，怕没有这个福份。”

太太一听，以为他是嫌钱少，又进了里间拿出八根黄灿灿的金条，和银元放在了一起。她两眼盯着年名取说：“这些都给你，足够你们家一辈子过活了！”

年名取站起来，畏畏缩缩地说：“太太，俺年名取一辈子都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。可惜俺们家穷，命苦，怕孩子到了你们家损了你府上的大富大贵。”未等太太再张嘴，拉住年广九的手赶紧走了。

后来，年广九常想：那汽水真好喝，我长大了挣到钱，非要多买几瓶！有时又想：要是我做了那个阔太太的儿子，就会去念书，念完书我又会干什么呢？……

# (3)

## 学徒生涯

1948年夏天，因生活所迫，也为了孩子以后能有个可靠的饭碗，年广九送到水果行老板孟老四那里学生意。孟老板除了经营水果，还经营大米、百货、布匹和南北杂货，开着七八爿店。

年广九在店里名义上是学生意，实际上当小佣人。扫地、倒尿壶、洗碗、劈柴火、倒痰盂……从早要干到晚。一开始，年广九还能老老实实地做事。可干了几个月，他越想越气：日你妈，这哪里是学生意！渐渐地，他不耐烦了，干活就尽可能地偷起懒来。

一天，刚吃过午饭，孟老板用扇子拍拍他的头说：“快把桌上的信送给高老板。要快，不能耽搁！”

年广九拿起信出了门。

外面的气温比屋里高。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，烈日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，散发出一阵阵炙人的热气。马路两边的梧桐树，被晒得卷起了叶子。树上的知了，在拼命地叫着：“热啊！热啊……”年广九在行人稀少的街上走着，脚底板觉得烫呼呼的，浑身都在冒汗。他不由自主地穿过一条小巷，来到青弋江边。自进孟老板店里当学徒以来，还从没到江里来游过水。以前捡烟头虽说也很苦，但大热天总要到江里痛痛快快游个够。

年广九望着流动的江水，下意识地脱掉两只前边开了口的布